



| 紀曉嵐文化叢書 |

# 紀曉嵐的老師們

## 紀曉嵐硯銘詳注

顧問

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傅璇琮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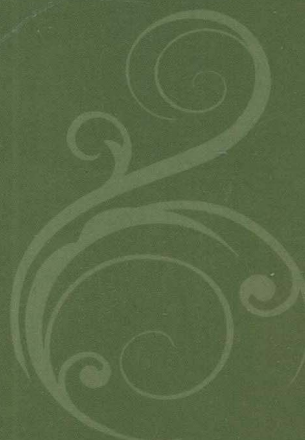
張立華 張楚喬 許岩

編著

孫建



中國出版集團現代教育出版社





纪晓岚文化丛书

# 纪晓岚的老师们

## 纪晓岚砚铭详注

顾 问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傅璇琮  
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主 编 张立华 张楚乔 许 岩  
本册主编 张楚乔  
编 著 孙 建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晓岚的老师们：附纪晓岚砚铭详注 / 孙建编著.  
—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9  
(纪晓岚文化丛书/张立华，张楚乔，许岩主编)  
ISBN 978-7-5106-0378-5

I. ①纪… II. ①孙… III. ①纪晓岚 (1724~1805) — 生平事迹②古砚—鉴赏—中国—清代 IV. ①K825.4②K87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7890号

## 纪晓岚的老师们：附纪晓岚砚铭详注

---

作 者 孙 建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E 座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4256130  
传 真 (010) 64261675

---

责任编辑 张立华  
装帧设计 得一书装  
正文排版 得一书装·杨 晶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06-0378-5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纪晓岚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傅璇琮

名誉主编 杨志坚 所广一 鲁 民 刘霆昭

主 编 张立华 张楚乔 许 岩

副 主 编 李忠智 张书博 吕 岩

编 委 李兴昌 刘海涛 穆远方 彭卫才

孙 建 王 波 张明华 周林华

# 纪晓岚的老师们

孙 建 著

## 内容简介

纪晓岚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得到过老师的匡辅，各具特长、各领风骚的老师们，给予纪晓岚学习上的教导与帮助、生活上的关怀与照顾、政治上的点拨与提携、思想上的启迪与灌输，他们的影响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作者共计考得纪氏师辈二十一人，通过资料铺陈，一边勾勒出了纪晓岚恩师们的音容笑貌，一边力图让读者了解他们是怎样影响纪晓岚最终成为一代文宗的。

## 卷首语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如是说。柳宗元《师友箴》，上来就开宗明义：“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

凡是有所成就的学者，他们不仅笃于刻苦自学，而且善于从老师那里汲取知识的养分。只采一朵花，酿不成蜜。“三人行必有我师”，“转益多师是汝师”，这些学者自启蒙到辞世，往往要从师多人。

纪晓岚虽以才子名世，然作为乾嘉时代的著名学人，从考取功名到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每个阶段都得到过老师的匡辅。按照封建士子的划分，这些老师大体可分为启蒙师、受业师、受知师三种，而受知师中又有选录、房师、座师之别。纪晓岚一生中究竟有多少老师，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不过仅其作品里就曾提及二十一位。

纯谨笃正的及孺爱、关心妇女的许南金、批判宋学的李若龙、育英九年的董邦达、刚正立朝的刘统勋、一生干练的裘曰修、清介闻名的刘纶……

各具特长、各领风骚的老师们，直接或间接地给予纪晓岚的太多太多：学习上的教导与帮助、生活上的关怀与照顾、政治上的点拨与提携、思想上的启迪与灌输，老师们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荀子曰：“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老师越多，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多。矢志善学的纪晓岚，不负众望，最终把老师们的心血凝聚为“一代文宗”的称号，挂在历史的胸前，熠熠生辉。

## 纪晚岚的老师们目录

及孺爱 .....	(1)
许南金 .....	(4)
何 琇 .....	(8)
鲍 梓 .....	(12)
董邦达 .....	(15)
李若龙 .....	(20)
赵大鲸 .....	(26)
吕 焯 .....	(29)
陈 锸 .....	(32)
阿克敦 .....	(35)
刘统勋 .....	(39)
程景伊 .....	(44)
孙人龙 .....	(49)
陈世倌 .....	(53)
介 福 .....	(56)
钱维城 .....	(60)
杨锡绂 .....	(64)
蔡 新 .....	(67)
裘曰修 .....	(72)

汪由敦 .....	(77)
刘 纶 .....	(81)
纪容舒 .....	(86)
附 记 .....	(91)
尾 记 .....	(92)



## 及孺爱

及孺爱是纪晓岚的启蒙老师。

纪晓岚在《槐西杂志》卷四第三十二则中写到：“（及孺爱）先生于余为疏从表侄，然幼时为余开蒙，故始终待以师礼。”又该书卷一第四十八则云：“余自四岁至今，无一日离笔砚。”可知及孺爱为纪晓岚开蒙应在雍正五年（1724）纪晓岚四岁的时候，故李宗昉《纪文达公传略》记到：“四岁受书，师及孺爱。”

及孺爱，名慈，孺爱其字也。世居交河（今属河北泊头），雍正年间的岁贡生，曾任隆平县（旧县名，在河北省南部，今与尧山县合并为隆尧县）训导，生卒无考。民国四年《交河县志》卷七《人物志·文学》谓其“博古好学，世事从未问闻，特己待人，光明坦白，群推士林楷模”。从纪晓岚对启蒙恩师的片段追忆中，我们知道及孺爱的确是位笃信程朱之学、粹然有古君子之风的儒生。

《滦阳消夏录》卷一第十四则，记有及孺爱和朋友月夜遇鬼的故事。及孺爱与友人青县张文甫曾散步村外，欣赏月色，离村既远，只见“荒原阒寂，榛莽翳然”，静得使人感到阴森害怕。张文甫胆怯欲回：“墟墓间多鬼，曷可久留！”就在这时，忽有一老者扶杖而至，相揖而坐，说：“世间安得有鬼……二君儒者，奈何信释氏之妖妄。”接着谈起程朱无神之论，先是娓娓，进而侃侃，终至滔滔。其疏通证明，词条清畅，听得及、张二人不住颌首，共叹宋儒见地之真邃。彼此聊得投机，精聚神会，竟一时忘了互通名姓。谈话间，一阵清脆的车铃远远传至，那老人慌忙起身，拱手告别：“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无鬼之论，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今将别，谨以实告，毋讶相戏侮也。”躬身施礼之际，已倏然而灭。二人如梦方醒，才知刚才所遇乃一文鬼。通过这个故事，可以想见及孺爱当年对宋代理学的崇仰与痴迷。

纪晓岚晚年在笔记里第一次提到及孺爱时，这样写道：“交河及孺爱、青县张文甫，皆老儒也。”他的这个称呼，不由让人想起历史上的一桩公案。

当年戴震校注《水经注》后，尽管有高足段玉裁的辩解，但许多学者仍怀疑他剽窃另一位治《水经注》名家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总爱提出他“背师”的罪

状。那情形很像军事作战中的政治攻势，先把敌人丑化、劣化甚至妖魔化，而后便出师有名、挾伐有据了。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东原）平生学说出于江慎修。……其于江氏亦未尝‘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

胡适为还戴震以清白，遍检戴氏遗著，核计戴震征引江慎修时称先生者凡二十二次，“其中《经考》、《考工图记》、《屈原赋注》，都是少年之作；《答段若膺论韵》则是东原五十四岁之作，次年他就死了。故东原从少年到临死前一年，凡称引师说，必称先生。”（胡适《考据的责任与方法》）至于“老儒江慎修”一句话，胡适也曾仔细审查过。他发现戴震在两篇古韵分部的小史里——一篇是《声韵考》的古音一卷，一篇是《六书音韵表序》——叙述郑庠以下三个人的重大贡献时，有这样的说法：

郑庠分六部。

近昆山顾炎武……列十部。

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有三部。

这两篇古音小史里面，郑庠、顾炎武都是直呼其名，唯独对江永则特别称为“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其敬重老师、不敢称名的意念显而易见。

胡适从戴震一贯的称呼和对郑、顾、江三个人称呼的比较中得出戴震称江永为老儒，不是“背师”的结论，精彩有据。这一点，还可以在戴震的好友纪晓岚身上得到证明。纪晓岚第一次介绍自己的蒙师及孺爱时，用的是老儒；而后来述及，一律称先生。纪晓岚之父纪容舒的受业师肃宁人王德安首次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登场亮相，同样是“老儒”身份，之后纪晓岚也均称其为先生。此外，《阅微草堂笔记》里还有几个老儒，如：“猷县老儒韩生，性刚正，动必遵礼，一乡推祭酒”（《滦阳消夏录》卷二第二十一则）；“颍州……老儒林生，端人也”（同上第四十四则）；“交河老儒刘君琢，名璞，素谨厚，以长者称”（《如是我闻》卷四第五十二则）；“霸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乡推祭酒”（《槐西杂志》卷二第四十三则）；“老儒周懋官……拘迂拙钝，古君子也”（《姑妄听之》卷一第二十五则）；“刘香畹言，有老儒……耆德硕学”（《滦阳续录》卷四第一则）……皆为年高望重、硕德正派之士。如此看来，“老儒”这一称谓乃是当时对上了年纪的纯谨饱学儒士的一种尊称，决非通常所谓老先生的意思。

及孺爱启蒙并教授纪晓岚，时间不是很长，授之书识其句读而已。但亲戚加师生的双重关系，让他们之间的来往没有因传道的结束而间断。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共记述了及孺爱讲的四则故事，应当都是长大

成人之后的闻听。其中一则讲到：交河某农夫，一天夜里在田边草屋休息时听见鬼的对话。只听一鬼问道：“喂！老兄！如何这般狼狈？”一鬼应道：“别提了！刚才路上碰见一个带小男孩的女人。我见其面带衰气，死期将近，也就没在意回避。没想到，那女子忽然打了一个喷嚏，一下喷到我身上，我就像被巨杵冲撞一样，当场晕倒在地，半天才醒过来。”第二天，这个农夫到处打听有谁家女子昨晚遇鬼了。只有一个姓宋的说：“我女儿昨晚同我的小儿子从她姥姥家回来，并没遇见鬼啊！”于是众人都说农夫造谣生事。几天之后，宋女被强盗劫持，守节不屈而死。大家这才相信农夫的话。及孺爰讲完，感叹道：“原来贞烈之气，虽快衰绝，还如此刚劲。”（《槐西杂志》卷四第三十二则）这个鬼魅怕正人的故事，对纪晓岚“君子无妖”的思想，定然有所启迪。

附记：民国《交河县志》卷七《人物志上·文学》：“刘理，字燮甫，乾隆甲子举人，天津府学教授。家贫嗜读，学富五车，设帐献邑之崔尔庄，纪文达公昫，其高弟子也。文达为一代文宗，而其学问之基础，得力于先生者居多。……天津盐运使悦其学之渊深也，赠以‘河北儒宗’额。”

按：

纪晓岚《槐西杂志》卷四第二则故事即为刘燮甫所讲，依照纪书体例，如果刘真是纪晓岚的老师，纪晓岚决不会如此称呼他。极有可能，刘理在崔尔庄设帐授徒不假，但教授的不是纪晓岚，而是其他纪氏族人，年久误传，县志遂以讹传讹。

## 许南金

许南金是纪晓岚众多老师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

在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由著名诗人何其芳作序的《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有一则名为《南皮许南金》的故事。这个故事让许南金一夜之间成为神州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不怕鬼的明星。

许南金的“光荣事迹”见于纪晓岚的《滦阳消夏录》卷六第九则。

许南金为了准备应试，和朋友结伴到清静的寺庙里安心读书，他们白天同窗而诵，晚上共榻而眠。这天睡至半夜，朦胧间看到北墙上点着两支蜡烛。他们揉揉睡眼，仔细观瞧，原来是一张人脸从墙内凸出，大如簸箕，先前以为的那两支幽冷的蜡烛正是它的一双鬼眼。许南金的朋友害怕得腿儿打颤、牙儿打架、心儿打蹦。许南金却不慌不忙，披衣徐起，冲着怪脸说：“在下正想读书，怎奈烛已用尽。你来得正好！”于是捧书一卷，背怪而坐，就其目光，琅琅诵读起来。没看几页，怪光渐渐隐灭；许南金拍墙相叫，可那怪怎么也不出来了。时隔不久，许南金夜里如厕，小书童秉烛随行。那个怪脸突然又从地下冒了出来，对着二人嘻嘻傻笑。小书童吓瘫在地，蜡烛也扔到了一旁。许南金随即拾起蜡烛，顺手放在那怪头上：“正好没了烛台，你来得又很是时候。”那怪仰着脑袋一动不动。许南金又说：“你哪儿不好去，偏要来这儿？听说海上有逐臭之夫，阁下大概也有此癖。既然如此，不可辜负了你的一番来意。”说着，用刚擦完屁股的秽纸连连抹拭那怪的嘴巴。那怪马上恶心得大吐起来，狂吼数声，打翻蜡烛，逃之夭夭了。

许南金不唯不怕鬼，他还要借鬼眼读书，以鬼头为烛台，更甚的是他竟拿鬼寻开心！而那个倒霉鬼，虽也有一肠子鬼气或满肚皮鬼火，又能奈其何！许南金所凭，不仅有异乎寻常的胆量，还有那一身“检点生平，无不可对鬼魅者”的凛然正气。

这个胆大惊人、处事滑稽的许南金正是纪晓岚的受业恩师。许南金，名鹪(jiǎo)，字南金，号比庵。鹪，这个怪字，今天只在《康熙字典·备考》中才能找

见。至于拆名得来的表字“南金”，则是南方金石之意，借指优秀杰出的人才。《诗·鲁颂·泮水》：“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晋书·薛兼传》：“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许南金，康熙十九年（1680）生于河北南皮许庄。幼年父母双亡，矢志苦学，曾受知于康熙名臣安溪李光地，补为博士弟子员，食于庠。雍正元年（1723）中举人。后连续三次应会试不第，遂不复进取，潜心儒学，家居教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成为当时在附近州县颇有影响的教书先生。乾隆七年（1742），卒于家，享年六十三岁。许南金的墓碑现存于南皮城南许庄村西的许氏族茔之中，碑高约2米，宽约0.8米，正面刻“皇清例赠文林郎癸卯科举人候选知县许公讳鹼字南金之墓”，背面是许南金弟子南皮人张受长撰写的碑文。张受长，字英军，号兼山，雍正四年、五年联捷进士，曾任河南分守彰卫怀三府兵备道、江西督粮道、陈州知府等职。《溱阳消夏录》卷二第八则中，纪晓岚对这位同门师兄曾有所介绍。在碑文最后，附有受业门人名单，纪昀之名赫然在列，纪晓岚的从兄纪易也在其中。许南金卒时，纪晓岚十九岁，尚无功名，所以依照入门先后，在五十位师兄弟里排在了倒数第七位。纪晓岚成为一代文宗之后，光绪十四年（1893）纂修的《南皮县志》“许南金传”里，便加上了“出其门者多通儒，河间纪文达公、同邑张兼山都转，其最著者也”的话。

纪晓岚和从兄纪易负笈投师许南金门下，极可能是亲戚的推荐。

许庄北面，不足半里，有个咫尺相邻的村子双庙。双庙村由于后来出了一位洋务名臣张之洞而闻名天下。南皮双庙的张家与献县崔尔庄的纪家，早在康、雍年间即“为世姻，所居相去不百里，亲串往来，两家之行事，彼此无不知也。”（《纪文达公遗集》卷十六《振斯张公墓志铭》）

又据南皮《黄氏家谱》，黄氏九世祖黄坤的元配夫人乃献县崔儿庄候选府同纪钰之女。也就是说，纪晓岚的亲姑奶奶就嫁在南皮城东北三里许的翟官屯黄家。由《黄氏家谱》可知，这位姑奶奶年长纪晓岚三十七岁，纪晓岚幼年，她不过四十出头。经常回献县探亲的纪家姑奶奶，一定会把南皮有个“德性宽厚，充养和粹；平易近人，终日怡悦；学者侍侧，如坐春风……发明理致，通透简要”（张受长《许南金墓志铭》）的“有道君子”许南金告诉娘家人。尤其是雍正五年，张受长等人中进士后，师由徒贵，许南金的教授水平更是声名远播，这是促使纪家送纪晓岚兄弟前去就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何况守着亲戚，一来吃喝不愁，二来有人

约束，远在献县的纪家长辈也就放心了。

今就许南金墓碑上所刻门人的序位来看，纪晓岚应是许南金生前最后一批学生其中的一个。许南金卒于乾隆七年九月，此前纪晓岚曾于乾隆五年自京师还乡，娶妻家居，从许读书当是乾隆六年前后的事。

乾隆六年，许南金撰有《清处士树滋张君墓志铭》，文章起首云：“士君子自命不可一世，不必于时之显晦也。当时则荣，歿则已焉，何可胜道？必视其立身制行有补名教，卓卓足表见，歿乃信今而垂后。”（《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许南金存世文字不多，就此铭看，他的胸次相当高远，语言亦简洁有致，正是一个文化人的成熟期。纪晓岚此时前来拜在门下，听受教诲，真是再好不过。

纪晓岚不仅把恩师写成了不怕鬼的经典，还从“性情和平，蔼然长者”（光绪十四年《南皮县志·许南金传》）的恩师身上深深体会到了处世贵宽、论人欲恕的行为准则。对待妇女贞节问题，尤其如此。

《如是我闻》卷一第二则记述了许南金讲的一个故事。那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天，许南金路过阜城（今属河北省衡水市）某地时，坐在树荫之下打盹儿休息，恍惚之中见一女子施礼相拜：“奴家是黄保宁之妻汤氏，四十年前在这里遭强盗抢掠，我虽誓死抗拒，仍失身被害。官府尽管捕获并诛斩了凶手，可是因我清白已被玷污，竟不旌表。阎王可怜我一腔贞烈，让我留居此地，管理像我这样横遭劫难的众姐妹的亡魂。试想，一个外地的讨饭妇女，猝然遭遇三个健壮男子，捆绑在树，除了咒骂以求速死，还能做些什么呢？那些负责旌表的官员动不动就拿贞节来苛责，这太冤枉我们了！奴家看您像是有道儒士，一定通明事理，请代为申诉其中隐情。”许南金正要询问她的家乡住址，却霍然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这个故事对年轻的纪晓岚震撼很大。许南金当年为此曾四处奔走，打听询查了好一阵子，可最终也没个结果。倒是纪晓岚念念不忘，终于在晚年为这些冤死的妇女们申诉了隐情，讨了个说法，也算是却了恩师当年的一桩心愿。

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生命之旅的倒数第三个小站，他上了一个《请敕下大学士九卿科道详议旌表例案折子》，言道：“伏查定例，凡妇女强奸不从因而被杀害，皆准旌表。其猝遭强暴，力不能支，捆绑捺抑，竟被奸污者，虽始终不屈，仍复见戕，则例不旌表。”纪晓岚认为“此等妇女，舍生取义，其志本同”，只是由于以弱临强，或以孤遇众，才被强行奸污，“此其势之不敌，非其节之不固”，“其心与抗节被杀者实无以异”。纪晓岚还用忠臣烈士作比喻，说他们虽“誓不从

贼，而四体繫缚，众手把持，强使跪拜”，能说这是他们自愿屈膝投敌吗？纪晓岚最后建议朝廷应对已被奸污的烈女“略示区别，量予旌表，使人人知圣朝奖善”，这样对风教也会大有裨益。经过他的慷慨陈辞，皇帝准奏。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礼记·学记》）许南金对妇女贞节问题的关注，在纪晓岚身上得到了延续，理想也得到了实现，衣钵相传，足见得人。

## 何 琇

既食民间烟火，就难免沾惹红尘庸见。才高八斗的纪晓岚，也难脱亲朋好友得沾其光的“俗举”。四库馆里不仅有他的朋友门生，还有侄儿、表兄弟。在他主纂的《四库全书》里，收有纪姓七人十一种书，景城纪就占了五人八种。此外，我们找到了他两位老师的著作：一位是汪由敦，一位是何琇。

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汪由敦，入选作品是由乾隆帝亲自圣览御批的四十六卷《松泉诗文集》（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集部·别集类），只当过宗人府主事的何琇，入选的则仅是薄薄两卷一百二十条《樵香小记》。宗人府主事与协办大学士比起来，那可真成芝麻粒儿大的官儿了。宗人府，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操持些婚丧嫁娶、修谱、祭祀等杂事，虽然排头兵似的位居《清史稿·职官志》之首，却是个“冷署萧条早放衙，闲官风味似山家”（何琇《咏怀》）的清水衙门。而所谓主事，并不主事儿，宗人府真正说了算的是宗令，下面还有宗正、宗人、府丞一大堆；主事只不过是那个从六品的属职。汪由敦的东西得以光明正大、畅通无阻地开进四库，跟“御批”这个特别通行证大有关系。相比之下，何琇的人选显然掺杂了纪晓岚浓厚的个人情愫。

何琇，字君琢，号励庵，宛平人。

《溧阳续录》卷一第二十则云：“先师何励庵先生，讳琇，雍正癸卯（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宦途坎坷，贫病以终。著有《樵香小记》，多考证经史疑义，今著录《四库全书》中。”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何琇小传，皆由此则损益而成，从陶樾的《畿辅诗传》，到徐世昌的《大清畿辅先哲传》，甚至《畿辅诗传》里收录的两首小诗，也转摘自《阅微》。

顺便一提，雍正十一年进士中，还有两人日后成为纪晓岚的老师，即董邦达与介福。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有纪晓岚亲笔撰写的《樵香小记》的提要：“其论六书，颇与旧说异同。如谓‘秃’字当从禾会意，《说文》谓人伏禾下，固属谬妄，即《六书正》伪改为从木谐声，亦非确论；谓《说文》训‘为’字为母



猴，本末倒置，当是先有‘为’字，乃借以名猴；谓‘射’字从身从寸，为籀文象手持弓形之讹，其说皆未免于独创。至其解《春秋》‘西狩获麟’、解《周礼》‘奔者不禁’、解《诗》‘野有死麋’，亦时能发先儒所未发。其学问大旨，盖出入于阎若璩、顾炎武、朱彝尊、毛奇龄诸家，故多演其绪论云。”

“其说皆未免于独创”、“能发先儒所未发”，并非纪晓岚用来封堵世人悠悠众口的吹捧。没有点拿得出手的真玩意儿，纪晓岚想收他进四库，也不好开这个口。何琇的一些学术观点虽然短不成章，没有系统，然而智慧的灵光不时闪现其中。

清初，世谓以《五经》、《四书》考士子，始于明代。何琇说：“此不考也。”乃据《元史·选举志》、宋代元祐制诰，证明北宋试士，已经以《论语》、《孟子》为主，只是没用《大学》、《中庸》罢了。此说可供研究教育史者参考。

何琇立论亦偶有失误，三国时魏人王弼注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章章有注，而今本《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只有原文，没有注释。何琇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以下八十八字，不像是《道德经》里的话，大概都是王弼的注释，后人传写之时误将正文与注文合写为一，绿叶都变成了红花，才造成了这一千年疑案。自来考订学者皆未及此。然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书《老子》，有两种写本，取与今本对勘，则此章文字俱在。即便如此，何琇这种敢于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仍属难能可贵。

何琇成为纪晓岚的老师，应当在纪晓岚初次随父进京后不久。

关于初次进京的确切时间，纪晓岚本人也讲得前后矛盾。无论纪晓岚怎么说，历史只有一次，事实只有一个。既然他是随侍去北京当官的父亲，那就看看纪容舒到底是什么时候当的官。纪容舒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举后，累赴会试不第，遂采取直接到吏部候选的办法入仕，本来已经活动得差不多了，一个必须遵守的礼制让他不得不又等了两年多。旧时礼教规定，父母死后，子女自闻丧之日起，不得任官、应考、嫁娶，要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而且不包括闰月，叫做守制。纪容舒的父亲纪天申于雍正十年五月十四日卒于家，按照规制，纪容舒须守孝至雍正十二年八月，方能服阙出仕。就算年近半百的纪容舒，求仕心切，卸下孝服，赶忙带着小儿子赴吏部候选，也不应早于这一年的九、十月间。今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纪容舒掣得户部四川司郎中，在乾隆元年二月初五。因此，纪晓岚随父进京的时间当在雍正十三年。